

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



宗仁言論集之二

引言

「焦土抗戰」這個主張，是李宗仁將軍首先倡導出來的，現在全國人士沒有那一個不公認這個主張是非常的正確的。由於這一主張的刺激，抗日情緒一天一天的增强，民族意識也一天一天的提高。無疑的一般國民的心理建設和戰鬥精神，都以此奠定了其根基。

現在焦土抗戰的倡導者，正在最前線上實踐着這個偉大的使命——焦土抗戰，——並能掃蕩頑寇，使國人更加堅信惟有焦土抗戰，才能復興中國。

這裡便將焦土抗戰的理論全盤揭示出來，同時，并以焦土抗戰的事實，給國人一個有力的證明。希望讀者由此得一明確的觀念，并進而作一英勇抗戰的戰士。

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目次

引言

(1) 我的主張——焦土抗戰	一
(2) 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	九
(3) 焦土抗戰的主張與實踐	二四
(4) 在艱苦中解救垂危的祖國	三九
(5) 關唯武器論與機會主義論	四六
(6) 大家負起焦土抗戰的責任	四九
(7) 從抗戰中建設新中國	五四
附錄	
(1) 在前線上的李宗仁將軍(北鷗)	五八

目 次

二

- (2) 李宗仁將軍訪問記（逸凡） 六一
(3) 李宗仁將軍對於抗戰前途的樂觀（國際社訊通） 六四

我的主張——焦土抗戰

——我對於中日問題的觀察和主張——

本文係前年李宗仁先生在廣州對記者之談話，曾刊載於華南各大報紙，極為海內外人士所重視。據編者所知，本文實為先生有系統地闡發其焦土抗戰主張之第一聲，因其立論正確，分析透澈，為研究焦土抗戰理論者所不可不讀，故特收錄於此。編者

目前中國所最迫切需要者，為整個民族救亡問題，為爭取中華民族自由平等，保衛中國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必須不許此不死不活之現狀，繼續下去，必須改變此苟因循之現狀，尤必須發動整個民族，放戰爭，本甯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復侵略者，表現中華民族自存自立之偉大能力與精神，然後中國始有生存可能，中日

問題或亦可因之獲得和平希望。須知一國家橫遭侵略，即應堅決抗戰，以表現獨立自存之精神。何況日人侵我，得寸進尺，無有止境。觀於前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天羽氏之發表聲明，足知其侵略目標，固在整個中國。我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則此時當祇問應戰不應戰，不當顧慮有力與無力。且抗戰則存，屈服則亡，除堅決抗戰而外，更不容有徘徊餘地。明知戰固難免犧牲，然不戰之犧牲更大，不戰犧牲，其結果為國亡種滅。戰雖犧牲，尚可確立民族復興之基礎。且下抗戰決心，或可使戰禍消弭於無形，亦正未可知。能戰乃能言和，不然，步步屈辱，使民族意識，日見消沉，國民精神，愈形委靡。而日人則運用『以華制華』毒計，將見在彼導演之下，漢奸勢力日益伸張，國土不斷淪亡，以至於亡國之最後階段。或亦有一部份國民，不甘為亡國奴隸，起而抗戰，然彼時戰爭，已變為國民與漢奸勢力之戰爭，非直接與日人戰爭。日人則於鴉蚌爭持形勢下，自為漁翁，完成其囊括全中國之目的，此誠古今歷史上最悲慘之事。若早日實行抗戰，則國民同仇敵愾之心，必油然興起，縱有甘心為漢奸者，亦將僵於民族精神之激蕩，而轉化為愛國志士矣。就今日言，國中主張抗戰者，實居大多數；其意存依賴，或幻想國際戰爭機會之來

臨，而主張不戰者，祇極少數人耳。

依賴及機會主義，最初以爲純靠外力，即可阻止日人進侵。故以依賴國聯爲唯一政策，意謂日俄戰爭，勢所必至，且爲期不遠；而日美英之太平洋爭霸戰，亦勢所難免；故不如暫時隱忍，俟國際戰爭起時，再相機收復失地，認爲得計。殊不知此種機會心理，完全出於幻想。蓋日本當前目的，祇在侵吞中國，尙無對列強發動戰爭之必要。

先就蘇聯對日言。蘇聯政府上雖感受日之威脅，但尙非其政權致命傷。彼正埋頭建設，對外運用和平外交，其所利在資本主義國家間戰爭爆發，世界革命高潮到臨，然後起乘其敝。絕不願首先對日作戰，冒犯危險。加以德國希特勒虎視西方，更不容蘇聯專心對日。觀於出賣中東路，提議侵犯條約，對日完全採取防禦姿勢，力求妥協，足知其趨向所在。而最近之蒙邊糾紛，亦不過日本假裝反赤姿態，欲博英美同情，爲侵吞中國煙幕。

次就英國對日言。英國雖深感日本政治經濟勢力之威迫，雙方對華政策，難求妥協，但英爲工商業先進國家，利於保持國際和平原狀，以便支配廣大屬地，而運用經濟勢力，與世抗衡，漸求進展。彼雖不願削弱其在華之市場，惟首先對日作戰，恐尚非其時。加以

我的主張——焦土抗戰

歐洲糾紛日趨激烈，英國對遠東問題更無暇取積極政策。

更就美國對日言：美國對日經濟關係，更深於對華經濟關係，且其國民素來厭惡戰爭，惟求保持門羅主義，以外交手段，求對外經濟發展。觀其放棄菲律賓，足見無對日速戰之意。

是知蘇英美三國尙無對日作戰之決心；而聯合對日，亦因相互間種種矛盾，實現難期。故國際戰爭非無爆發可能，但何時寔現，誰亦不能決定。我國若不實行對日抗戰，任日人步步進侵，則不獨他人援我無從，正恐國際戰釁未開，而我已成涸轍之魚，或爲人之殖民地。反之，我能抗戰，必可轉移國際形勢，促使列強積極對日，屆時吾人始可乘機運用，以求民族生存。而摧毀遠東和平及陷中日兩國民族於永劫不復之域者，誰爲禍首，固責有攸歸也。

至於不戰論者，以爲日本國家，一切組織，已臻科學化，尤以軍事爲最，無論戰艦、飛機，我不能望其項背，即巨礮槍械，我亦難與抗衡。他如經濟建設、交通機構等等，我無一不落彼後。以此而言抗戰，無異螳臂當車，敗亡立待。甚至有發爲「三日亡國」之危言

，以助長侵略者之氣焰，而毀滅民族自衛之精神。故主張甯可屈辱容忍，祈求妥協。此種以物質肯定一切成敗之論據，不但完全違背孫總理赤手空拳推倒滿清，暨民十五北伐勝利之歷史事實，且亦違背許多以缺乏物質而能戰勝強國之民族戰爭，蓋決定戰爭勝敗之因素，尚有種種，物質不過其中之一，使我能堅決抗戰，則日本軍隊之物質優點，必無以施其所長，而我國之弱點，却可資以決勝。

先從軍事上言：日軍雖有現代優越之軍備，然以我國廣大之土地，衆多之軍民，兼以交通處處困難，資源全未開發，若能在同一戰略要求之下，廣大民族解放戰爭範圍，軍民合力，處處抵抗，節節抗戰，使敵疲於奔命，無法速結戰局，則以日本在國際之孤立，與國內政治經濟社會之矛盾，一旦戰爭瓦於持久，前途喪失光明，其必自召崩潰殲滅，不待筮測。此種一時戰鬥僥幸，最後戰爭失敗之演變，是爲暴力與正義，侵略與自衛戰爭之自然歸結，十八世紀法國之拿破崙，及最近德國之威廉第二，即其先例也。

次從經濟上言：我國雖經濟落後，生產幼稚，然幅員遼闊，民多務農，並無經濟工業重心，一旦戰爭爆發，日軍雖可封鎖我海岸，與我屢戰若干沿海區域，然沿海多係通商口岸

岸，並非生產中心，縱受糜爛，亦不足以斷絕我全民族之生命線。我則農民仍可耕種勞作，力求自足自給。以我國兵民生活之低，忍苦耐勞是其素習，雖因戰爭而有所犧牲，亦必能奮勉持久。反之，日本雖為資本主義國家，產業發達，但近來經濟危機，愈形嚴重，赤字財政，超過八萬萬元，國債增加，亦將突破一百萬萬元。他如勞苦大眾生活之艱難，軍需工業之偏在景氣，世界市場對日貨之排擠，燃料糧秣被服軍需品原料之缺乏，在在呈露危機。我若對之持久抗戰，不但彼因軍費支出浩繁，負擔無力，且因中國市場之破壞，及世界市場之被入佔奪，致輸出銳減，生產衰落，農工生活痛苦日深，勢必釀成經濟大恐慌，促使其政治鬥爭之激化。

再從政治上言：日本法西斯、左傾思想、自由主義，三者間之衝突，日益尖銳化，其平日政局不安，已痛感難於調解。我若持久抗戰，其國內變化必愈激進，勢必爆發政治之紛亂，致戰爭不能進行。我則因被侵略之故，在整個民族解放戰爭中，國民必能一致團結，以鞏固政治組織之基礎。

更就國際上言：列強雖無發動對日戰爭之決心，但日本國際環境，已陷孤立。我若實

行抗戰，自可取得列強之同情與援助；而日因戰我過久，實力衰弱，亦必易被列強乘其後，而受人制服。故從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國際上將敵我雙方，詳加比較，足知戰爭不獨無必敗之理由，且最後勝利必歸我國。可以斷言。

今爲復興民族計，非抗戰難期實現。或謂戰爭結果，將毀滅文化，故甯忍辱屈服，非至最後關頭，不輕於抗戰者，此言如非別有用心，必係認識不足。蓋文化爲民族生存命脈，一國文化之價值，視其能否保障民族之生存發展之爲衡。吾國文化，已呈停滯狀態，促其改進，實爲今日民族自救中之主要工作。而最有效之改進手段，則莫過於自衛戰爭，因戰爭最足以轉變民族生活故也。從積極方面言，依『文化即生活』之義，則民族生活之轉變，亦即文化之轉變。考之世界歷史，凡戰爭最多之時代，即文化最激進之時代。遠之如我國之春秋戰國，及歐洲之古羅馬帝國；近之如十九世紀之歐洲，皆其先例。反之，無力自衛之民族，亦即文化衰落之民族，如今日之埃及印度。

故發揚吾國固有之文化，與創造前進之文化，皆非於此時發動民族自衛戰爭不爲功。從消極方面言，一國文化之保持，必有賴乎國家政治之獨立與自主，古今中外，從未有失

却獨立自主之國家，而能保持其固有之文化者。吾國對日屈辱，無異自毀民族文化，而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付絲毫代價，毀我國家，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謂『戰爭毀滅文化』者，殆亦心死之儻歟？

更爲求中日問題最後和平解決計，尤非抗戰不可。吾人之敵人爲日本之侵略主義者，而非日本人民之全體。對同種同文之日本民族，及被現制度所壓迫之日本民衆，吾人固具萬分同情。對真正了解如何創造遠東和平之日本人士，及努力爲其人民求解放之日本志士，吾人亦深具敬意。但必須吾人能堅決抗戰，自立自存，並藉以促使能真正代表日本人民之日本政府出現，然後始能在平等互助原則下，確立兩國之合理關係耳。

由上之種種論列，可見中國之生死存亡，全繫於中國本身之能否抗戰，而戰爭之勝敗，又在於精神力量之是否能充分運用，非純在物質力量之比較與追求；換言之，中國之興亡，全在我國大多數軍民之能否覺悟，與軍政當局之能否領導，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戰之精神，毅然決然爲民族解放戰爭而犧牲奮鬥之點而已。歐戰後凱末爾及其幹部以其卓越之革命精神，領導國民爲民族解放而犧牲，堅決奮鬥，卒能戰勝強敵，復興土國。天助，史實昭然，殊足發吾人深省也。『自助

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

吾人以爲中華民族當前之最緊迫問題，已非如何復興問題，而實爲如何救亡問題，蓋我民族在日本軍閥瘋狂侵略與不斷進攻之下，降至今日，實已屆於最後生死存亡關頭，吾今茲所亟欲探討者，尚不在於侈談復興民族之任何政治主張或五年十年之遠大經濟計劃，目前唯一要求，即在如何集中全國人力物力以搶救此行將覆亡之國家民族耳！

一、不抵抗之錯誤

溯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爲時已五年有半，於此悠久之歲月中，吾人所得之慘痛歷史教訓爲何，一言以蔽之曰：不抵抗論爲一切民族危機之厲階耳！昔總理以知易行難之學說，爲革命之障礙，吾人今日則不能不承認此種不抵抗論，實爲中華民族解放之障礙，蓋在不抵抗論之下，國家領土主權之喪失，已達三分之一，人民之被割裂已達五分之一，而民族精神上與國民人格上所蒙受之損害，則更不可以數計，是不抵抗論一日不放棄，恐

中華民族將無解放之一日，更無復興之一日！

夷考此種不抵抗論之生產，不外基於下列各種觀點：第一，認為國際條約正義公理之可恃，故吾人與其以自力犧牲抵抗，毋甯向國際列強申訴，或乞靈於國聯盟約，或乞靈於華盛頓公約或凱洛格公約，期能在國際勢力干涉之下，以確保中國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第二，認為日本以一蕞爾小國，決不能併吞中國全土，其侵略慾望，或僅在於邊疆局部利益，一俟慾望滿足，中日關係即可調整；第三，認為中國國力不充，實不堪與日本一戰，與其抗戰救亡，毋甯忍辱和平，徐圖準備；第四，認為中國內部尚未臻於統一，共黨尚未肅清，實不能與日本作戰，必須俟內部澈底安定，然後始能對外；第五，認為日俄、日英、日美之衝突日益尖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當在不遠，故中國此時必須隱忍自重，以徐待國際機會之到來。基於上述各種觀念之交互綜錯，於是構成中國數年來不抵抗之事實。然則此種不抵抗論之觀點，果屬正確無誤乎？根據五年來事實之昭示，國際聯盟固無方解決中日糾紛，而華盛頓條約、凱洛格公約，在日本軍閥槍口之前，更悉已化為灰燼，中國所晨夕期求之英美聯合干涉行動，亦迄未見諸事實，是所謂國際條約正義公理者，果

可恃乎？日本之發動瀋陽事變，中國曾滿望其侵略至山海關而止，曾幾何時，而熱河事變復起；熱河失陷，中國曾滿望其侵略至長城而止，未幾而平津告危，未幾而冀東僞府產生，未幾而察北六縣失陷。未幾而今日之綏東問題，又告緊張矣。吾人以土地權利事日，直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是日人之侵略慾望，果能使其滿足乎？日人之侵略目標，果能劃一止境乎？中國之國力固不及日本，一切固亟須準備，但我準備，敵獨不準備乎？敵人以優越之產業經濟基礎，益以科學人才技術之發達，其準備速度能遠在吾人之下乎？況我國家領土，日在肢割；人口居民，日在割裂；國富資源，日在淪喪；國家主權，日被限制；我欲維持關稅完整，而敵人則以走私搥毀之；我欲發揚民族精神，而敵人則以根絕排日思想壓抑之；我欲利用外資，而敵人則以反對國際援華阻撓之，我欲完成國防，而敵人則以不駐兵區域或所謂特殊區域限制之。比及今日，我國一舉一動罔不在其嚴厲監視之中，國民經濟日益衰落，民族精神日益頽喪，以此而言準備，果何有於實際乎？九一八事變以還，中國政局早經統一，其所以未臻精神上之團結一致者，徒以對日政策未能舉國一致耳！共黨問題，純為國民經濟破產之象徵。中國，日在日本軍閥鐵蹄之下，中國國民經濟

即一日不能健全發展，國民經濟一日不能健全發展，其黨即一日不能肅清。吾人以為欲完成中國實質上之統一，必須首先發動舉國一致之抗戰，欲澈底肅清共黨，尤必須首先解除日本所加於中國國民經濟之損害，實言之，即必須以抗日為達到統一及澈底肅清匪共之先決條件耳。至英、美、俄對日本在遠東之活動雖極不滿，但在現階段均無對日本發動戰爭之必要，則似可斷言。美國今日尚在埋頭於經濟之整理與軍備之擴充，對遠東問題仍固守其緘默政策，且其對日經濟關係較對華尤為密切，更無因中國問題對日決裂之理；英國在華利益雖感受日本威脅，但以最近阿比西尼亞之淪亡，西班牙叛亂之擴大，歐陸法西斯帝陣線之組成，在在均使其歐陸之地位日感困難，故其對遠東政策，尚不能不遷就日本，苟安現狀，其不能與日本斷然決裂，自不待論；蘇俄在世界法西斯蒂勢力高張及日德反共協定威脅之前自處之唯一策略，仍在繼續和平外交，鞏固國防，以保障社會主義之建設，其無與日本開戰需要亦至為明顯；同時日本現階段策略亦僅在全副征服中國，對英對美尚不能不力求調整，對俄亦不外虛張聲勢。其無對英、美、俄直接挑戰企圖，更屬顯見，於此國際形勢之下，吾人不能以自力抗抵侵略，唯坐待國際機會之到來，恐世界戰爭尚未

爆發，而中國則已成爲涸鰐矣。

一、不抵抗之結果

不抵抗論在理論上之價值已如上述，吾人試一檢討其在事實上所產生之效果，果如何乎？

第一，不抵抗結果適足誘致日本軍閥對華之無壓進攻；日本基於立國先天之不足，與其內部社會危機之深刻，國際關係之孤立，其對華侵略寃抱有若干機會僥倖之心，換言之，即慣用恐嚇欺騙手段，以實現其所謂『不戰而勝』之原則，初無與中國為大規模戰爭之企圖，更無以武力戰勝中國之絕對勝算。觀其歷來侵略步驟之張弛，常與中國民族反抗情緒之高下成反比例，而其手段之強硬與軟弱，亦適成曲線發展，即其明證。嚮使中國于其侵略之開端，即明白宣示抵抗決心，並發動舉國一致之抗戰，則日本鑒于形勢之惡劣，與支付代價之過鉅，其侵略野心或可戢滅於無形，最低限度亦必不至如今日之肆無忌憚。無如瀋陽變起，我不戰而喪失數百萬方里之土地，上海之役、長城各口之役、察北之役，